

冬
青
館
乙
集

冬青館乙集卷四

烏程張鑑秋水

文四

記

明錦衣千戶謝庭循畫杏園雅集圖記

杏園雅集圖者明楊東里等所作於時爲正統二年乙巳當明世極盛之會而諸君子事業多有可觀盈廷眾正德如羔羊讀畫者尙可想見也嘉慶乙丑七月中丞師旣以梅林平倭圖命攷客有以卷求售者並舉以見示圖凡九人其爵里後序不甚詳因各撮大略至其事蹟載於明史者不著也按杏園不見於日下舊聞則當

日不以園著可知明史宰輔表自宣德六年金幼孜卒
閣中惟有三楊柄國者幾十年此其所以爲盛也今以
圖中所列之詩次第攷之三楊者文貞以居第目曰東
楊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人初薦入翰林永樂二十
二年十月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晉少傅圖
中烏帽青袍面方下微銳須不多亦不白中坐凝思者
是也是年七十四歲年最高而爵最尊故以爲首文敏
曰西楊名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永
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加工
部尙書蓋明制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至宣德
五年晉少傅職官志少傅正一品翼服志一品緋袍服

繡仙鶴圖中團面濃眉微髭左顧朱衣鶴繡者是也是年六十七歲文定曰南楊以自署郡望是南郡遂號爲南名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洪熙元年七月以太常卿兼學士同治內閣事宣德九年八月晉禮部尙書仍兼學士圖中朱衣服繡右顧鬚多而白娑娑然出老態者是也是年六十六歲次錢文肅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翰林宣德元年進侍讀學士職官志侍讀學士從五品今圖中青袍據几執筆構思者是也是年六十四歲次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宣德中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經筵官圖中後至者紗帽青衣長面少

須者是也其年紀不可攷次文毅李時勉名懋以字行
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授翰林宣德五年遷侍讀學士
圖考後至與陳德遵左顧而談骨立鬢植藍袍服繡稱
其剛鯁之容是年六十四歲次王文安英字時彥金谿
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德中以右
春坊大學士遷少詹賜麒麟帶圖中青袍持畫斜睨者
是也是年六十二歲王文端直字仁儉泰和人永樂二
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累遷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圖中藍袍側坐方面修髯史稱其儀觀甚偉
有以也是年五十九歲二王亦以地居目直曰東王英
曰西王蓋諸君子同在一時其歸沐相於者有素也其

末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
文淵閣宣宗時由諭德進左庶子圖中後至獨行而先
青袍少髯者是也其年亦不可攷史但稱正統初年卒
不知其在二年後也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
三楊者二楊又以同年爲同官雅集誠非汎然者他如
畫手謝庭循史不載其名姓惟畫苑載宣廟喜繪事一
時待詔有謝庭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戴文進入京
眾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
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
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
旁奏曰此畫甚好但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

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領之遂揮去其餘幅不復視疑卽其人惟廷與庭爲傳寫小異而當日待詔仁智殿者率皆授錦衣百戶等官見於稗史則款罽錦衣千戶亦卽待詔之流也時七夕後八日曉起記於武林節院

若雨先生畫象記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頽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

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
聽不勝浮沈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琴館鑑嘗揖主
人而告之曰此里中高士也盍善弄之翌日秋琴主人
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橐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
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吳龕
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於後
先生棄世故後事多不見稱於人唯全謝山南嶽和尚
退翁弟二碑著其大略其著錄之書甚多茲不具述退
翁姓李氏名宏緒揚之興化人乙丑八月

西山葛孝婦剝股記

具區七十二峰縹緲爲最高左包山石公右大小龍湫

水木明瑟古人於此銷夏有以也道光元年余來游主於葛氏詢其地廣輪七八十里耕墾未及十分之一貧者仰資果蔬而稷稻所入不過支數月之糧富室多游楚粵縱極山水清娛無有安居一室者此則地氣有以限之也會吾友葛香士以先墓石請表因知其世有潛德若孝婦者不可以弗誌也孝婦姓吳父劍雲居明月灣爲著族孝婦生而婉順年十九歸於葛爲息凡先生配舅奉直君先客於楚以有勞瘵俾其子繼志焉故自孝婦之來饗殮井曰悉以一身操之久之舅未瘥姑痢復作孝婦晨夕奉湯藥維謹雖浣滌幫膾靡不身任匝月姑疾益進醫以爲死不治孝婦悲哀失措念世有以

割股療親者遂扃戶默禱手利刃割臂肉扶服淪而進之姑口噤則勉飫之當是時婢女侍側者但聞異香滿室相顧以爲神佑不敢叩所進爲何劑也自是疾漸愈孝婦乃益束其臂卽潰爛不使人知事後踰三十年其子婦見癢痕從容問之乃始言世於此知婦之賢孝有不可及也他若持家修整動以禮法嫺黨莫不知昔仲由之孝以貧自傷若葛君之遠游而卒以虧體累伉儷非西山土瘠民稠亦曷由至此哉今其子香士不勝銜恤欲請之於朝終格成例夫聖人中庸之教以毀不滅性者爲守身事親之本君親初無二致沈河捕蚤古之人何獨不然許止不守嘗藥之文春秋比之逆惡然則

禽息碎首弘演納肝君子宜有取焉誌土俗所以告後
之采風者

木瀆葛節母陸宜人綽楔記

西山葛氏有孝婦嘗割臂以療姑疾余旣文以傳之矣
其宗有遷於木瀆者則婦之庶姑也道光元年過其嗣
樂琴書屋將伐石爲坊遂以禮請誌其事母姓陸氏蘇
城人其歸葛爲月波贈君之選也纔十五歲時贈君年
且逾六十元配韓宜人前歿母事贈君加謹五載生子
煥梯命名之日親朋來賀者贈君指母及子曰吾衰且
病恐未及見其成立他日以養以教能以一身兼之者
非母是賴與益贈君有嫡出子二皆遠游於楚未嘗一

日居其家故以此爲憂旣而謂母曰死節易撫孤難爾
盍爲其難乎母則泣應之曰諾及疾革母哀毀幾絕然
怵於初命凡所以教其子暨襄冢婦理家政靡不勤瘁
交至每擣紡織就篝火課煥悌讀爲講方名與數日必
午夜乃罷見有惰容則流涕曰吾所以不卽死者誠冀
汝成立以答前人於地下耳汝今廢學其以予爲忘前
語乎久之爲娶婦并嫁女皆士族具有法度煥悌嘗游
湘潭歸爲母五十稱觥母不懌曰此無益費也曷節之
以朋親黨蓋母歲時以錢粟濟人者至不可枚數云嘉
慶十九年八月丙戌以疾卒年五十有二先是以煥悌

援例布政司理問

敕封太安人明年請於 朝給帑旌表若葛氏者閨門之內仰事俯育皆可謂盡善者矣在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解者曰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鼎初六鼎顛趾解者曰處鼎之初將在納新至於坤之六三其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解者曰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婦得終夫業然則彝倫攸敘其通變宜有道焉三善備而母處貞字弱之義益以著孰謂易象幽深不可以測常理哉既作兆墨食爰以某年月日綽楔於某某之原用撮大略刻於兩植亦古人橋旁表柱之遺意也

蔡孝婦陳氏封股記

孝婦姓陳爲浙江撫標中軍丹徒蔡廷樑之子長清婦

廷樑以武進士改侍衛爲參將遂得今官嘉慶九年冬
廷樑病孝婦視湯藥惟謹旣而廷樑卒孝婦亦病人以
爲勞瘁所致然終無所言迨疾益篤女侍疑牀第閒多
腥惡之氣乘其怠薄而觀之始知其刲股以療其舅并
匿不使人知以至於斯也未幾孝婦竟於嘉慶十年某
月日卒噫異矣夫刲股療親例不旌卹此王者體先聖
毀不滅性之旨特不以是爲勸耳不聞以此爲懲也且
人不難以死事其親而士大夫立身行義至臨大節不
能自主豈趨避熟而忠孝衰歟抑亮明白之節固不若
匹夫匹婦之發憤有如斯歟昔弘演納肝見稱呂覽子
推刲股不絕韓詩豈於孝婦而獨有靳焉爰綜而述之

孝婦年二十歲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父魯瞻士族也亦使後之人不至歎世典之咸漏焉

重修南潯東藏寺記

環鎮五六里籠煙數萬家其中香林梵刹不下四五十區求其規模宏遠讚唄精嚴率以東藏禪寺爲稱首寺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不知所昉相傳明嘉靖閒里大家董氏爲之綜覈賴以不替殿前楸珠一本猶蓮池手植自文字散亡碑碣漸滅莫能是正也

國朝康熙中眾紳士敦善樂誠興作之餘兼行施樽則吾先伯祖悔修先生實司厥舉至今佛座勒名可攷余年十五六時值薪公自遠卓錫暨徒禹公戮力支梧俾

毘盧後閣燬而更新尙憶歲首瞻禮薪公必設果餌雪頂龐眉儼然尊宿其後遞相遵守不增不減僅遺香燈田九畝及薪公之徒東公續置田一畝零充淨俾而已洎乎嘉慶改元今竹峰達公拂衣雙樹仔肩大法祖禹公僧臘既高西首之際嘗詔之曰薪禪師一生功德而貞珉不曜此未了之業爾其誌之則應曰唯旣而達公戒行苦嚴日益精進遠近向風慕道雲行水至舍粟布金委輸恐後由是改山門於舊阡南數十步廡東新屋十餘楹徑術矩立繚牆完固筆作於嘉慶某年月日落成於道光某年月日崇像設做法筵繫齋福通井區斷木塗金百廢具舉計用人若干工用貲若干兩爾乃龍

象琳宮化現涌出緇素之侶鑒其精誠既立方丈遂興
道場每歲樓流挂單禮足者以萬計達公心懲往闕迫
念前塵介溫君稼生踵門乞言以書諸碣余以不文辭
兩年於茲復申前請夫周禮遺人廬有飲食路室候館
準是以求則吾儒經濟淪在叢林豈可數典而忘其祖
譬諸泰西天算華嚴字母聖門六藝散於四裔苟緣達
公之用心推而放諸巽序將烏程義學有五其一在潯
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昭往蹟以厲方來殊塗同歸不
爲無補允宜濡豪牽連舊事以傳久遠十年正月

重修梅堰顯忠寺記

梅堰與雙楊接壤當震澤縣頓塘之衝首受浮玉山水

迴汀複渚處處皆琳宮紺宇昔柳待制貫爲雙楊永樂寺記歎葭莢間水鳥樹林各具勝概有以也顯忠寺在梅堰十九都蕭字圩地閒曠相傳宋初爲王樞密祠基先是祠基西北不三里有唐清涼寺僧徒眾宇陔隘元大德中道勝禪師遷於此立今名已而顯忠戒行益修明洪武時更并其旁戒定禪院自此院落崇深雖經修建碑碣不存嘉靖丙午吳孟剛等重修參議史公臣爲之記亦僅誌歲月所可證者寺北院舊有歸雲樓樓前柏樹一大數抱高廣五六丈蒼皮黛色拔地參天父老言元祐中僧智仁初種巨石盆歲月滋深一夕大風雨根條悉溢盆外面北尙露盆一角不知其爲祠基之舊

歟抑自清涼遷來歟清涼故有塔而圯此柏從元至今
題者比諸鄧尉之柏因社其有呵護作顯忠之喬木歟
寺旣闕數朝康熙壬辰僧定卓修後百卅年稜角崩壞
風雨不蔽佛象露處過者嗟歎里入王君之佐借檀越
倡修羣情歡洽出粟布金鳩工恐後法王兩殿山門甬
道旣悉從修舉更於寮房後闢藏經精舍以貯明僧文
察一水舌血書楞嚴經全裘經多人題識余亦曾書
其後焉當版築之初遷陽馬發陰虬洗視正梁之脊則
系天順辛巳重建是雖不必信此而訾彼然亦不必信
兩志而棄目驗矣始道光己亥冬訖辛丑秋落成糜白
金二千餘兩丹雘不侈水木加茂法輪慧炬庶永永勿

替云且古來精監記前傳在人間以有文字爲之壽也待制所云今猶昔者於是眾介王君乞墨於石用采舊聞俾後之誌煙水百城者得有所稽證其慮事及出錢者姓氏亦備書焉

湖濱崇善堂仰止祠記

吳越之藪有具區書以爲震澤禮以爲五湖李唐乃合而名之曰震湖今則入江南者爲震澤縣入浙江者爲湖州府蓋去古彌遠也崇善堂之設當溲港之中迤東屬震澤得其丸迤西屬湖州得七十有二凌波冒隄回湍雪轉風水一逆舟楫爲虞行旅苦之長老相勸救生之要畧有六梳經費不貲猝難措手雖有忠信之行湮

鬱而不宣也久矣嘉慶道光以還海宇昇平沐浴

醲化土著諸聞族聯袂以升或屏藩大省或飛步瀛洲以暨兩省富室之彥追念前言咸來薦力競出金錢以襄厥事既詳書於崇善條規夫始之無貲今有其時將昔人一言之留千里之間均沾愷澤不亦禱歟於是就崇善之旁雉草開林首營呂祖殿以昭靈貺殿前爲樓雲堂殿後爲枕湖樓堂之右度地三楹翊以文櫺限以環堵鳩工庀材無侈無偏門序庖漏隨地而足聖腹龐完集職司者而議之曰古之存遺愛者思其人至其鄉敬其樹故曰生有益於人沒可祭於社茲今之舉非前哲之詒曷克臻此僉曰然飲水思源烏可忘也遂相率

首奉諸粟主安於其中續伏之家咸依次耐焉顏曰仰止禮也昔在有宋敷文閣學士蕭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乃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爲蕭家渡此前事之資也不第於此又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開古五塘及徙泉又梁萬安渡昭昭史冊者如此然則諸家子姓能持之以誠輔之以信區區一隅不足限其所到夫儒者事業蘊之則爲道德發之則爲經濟苟沿而不知止異日者馳驅國事施及四方不基此歟彼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乃古今通義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論衡曰祭祀之義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比物

此志也若夫良辰吉日羞其谿毛鬻俎莘莘禮儀秩秩
顧瞻榭榭升眺清遠右則蒼弁干仞高霞翼峰左則澗
湖一碧萍牀如簣秋風起而北渚颿開雁路正長春事
作而南陌冰融雜花生樹非皆祠之勝概也哉由是四
序推遷晦明遞變八窗洞啟涵青澗練茗醅香鑪間中
迭薦殆圖牒所不遺亦棲游所不厭足垂久遠矣矧在
晉楊泉賦有言頭首無錫足蹶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
太湖於當胸宛恫瘝之在躬舉羅而登諸衽席故曰可
以樂成難以慮始先哲有焉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後之人可無勉旃落成之日當刊樂石謂余桑梓故里
麤嫻置域乃來徵文辭不獲已且松楸在彼夢寐勿諼

他日過之鏘洋遺烈用敘願末以諗來者

青來草堂記

去鷲脰湖之西水與頓塘相接有小聚曰梅堰桑麻鋪
棊水木明瑟蓋地近太湖望洞庭兩山不甘里而遙有
隱君子曰虹橋王君者同年瑩齋孝廉之兄自幼遠榮
利愛山水與名流結黃花社日夕觴詠其閒嘗至支硎
識先世所交寒石上人與之游余識吳門黃主政蕘圃
錢塘倪茂才米樓數數稱之中年於所居東偏拓地數
弓樹花帖石築一堂以爲子姓讀書之所顏之曰青來
其東南有小石坡上植松一本時登其椒以戒後人曰
此處置一閣以眺遠亦未爲不得也然竟未果已而其

長嗣硯農徵士與余交告余曰此先君子之所偃息自謂頗幽勝而無有記之者誠得一書其事則幸甚然非身至其境恐不能得也因邀余過游至於再至於三余以風痺率謝之今年秋復申前約肘生柳又不獲命駕然其請益堅無已卽吾鄉吳穀人祭酒所述君之行事以反復推明之夫君子之澤延及後裔此常理也而於詩教尤深是堂之名非第兩山排闥之謂蓋有微旨焉今羣從子弟如硯農臺叔輩雍雍愷悌皆有能詩聲以鵲起於時肖堂肖構復振其墜緒增治升眺之閣陸布衣鐵簫名之以清遠繪爲圖以徵詩於名宿非陶淑於興觀羣怨之訓仰承其前烈者哉然則卽不涉其地其

教可知也詩桑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此來之說也
鳧鷖之首章曰來燕來寧則福祿來成其次章曰來燕
來宜則福祿來爲其三曰來燕來處則福祿來下其四
曰來燕來宗則福祿來崇其卒章曰來止熏熏則無有
後艱福祿至此殆無所不來矣是故易曰往者屈也來
者信也在泰小往大來吉亨來之時用大矣哉若夫陰
雲解駁遠岫列窗往者如彼來者如此譬之去驕泰則
莊敬來去澆漓則醇樸來去燕僻則直諒來盈天地皆
比物此志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舉目前之景
色無非興起其咨嗟詠歎之思躋斯堂也其亦可知教
之所存矣君諱盛烈字大猷以例謁選官有日矣舍之

去嘗過東林山樂其正壑有詩刻入山志識之心他日當盡求讀之必有以證吾夫子正牆面而立之說者則此其一端也用書以爲記己亥十一月

栽雲仙館記

湖邊有隱君子曰王杏園翁年八秩自少敖遊四方已攬止足之分歸家於雪埠築室一區顏曰栽雲仙館地不百弓屋後有平仲一本輪囷奇古旁植杏樹春風乍至一色如雲翁挈嗣君婆娑於綠陰花影之間人固有不能不擬以爲仙者道光癸巳秋介其客屬爲之圖而記之余延客而叩之曰如翁者殆卽以栽雲寓其教育之思歟翁兩文度皆英彥克自樹立長雪巢方承架燬

食舊德譬諸卜歲者杏多實不蟲則來年秋禾必善次
霞卿韶年奮跡藝圃唐進士初宴聞喜以年少一人爲
探花使集必於杏林深處翁雖隱者其誘掖固有在耶
客曰是固然也然而翁意與哲嗣之心尙有進於是者
余於是俯而思仰而有得余聞翁之處家也和而甚仁
自與其難弟醒菴稱友愛每遇歉歲輒爭先捐粟雖干
百斛不止昔有仙人董君異居廬山爲人治病病愈令
種杏數株鬱然成林杏熟又令以一器穀易一器杏因
復以穀振救貧窮然則翁之治生猶以醫得杏以杏易
穀而以之濟人翁之寓意豈異於是抑又聞之仁者必
壽今翁年七十有九矣兩君之肫肫膝下豈無有以答

卷之四
堂上之意者嘗讀方書左慈訣有杏金丹卽杏樹下取
實炙而爲霜服之壽二千二百歲古奚仲呂望彭祖皆
煉之彭祖曰寧可用此藥不用封侯寧可見此方不用
封王今兩嗣君得無以此爲介雅之資歟夫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當春秋佳日時行花底而左右撰杖有人稱
意之枝千金之藥相映於難老泉邊延年菊畔卽指以
爲洪厓浮丘無足怪也客曰是皆然也遂書以爲記

見山樓記

瀕具區三十六澗港其九在蘇之吳江其二十七在湖
之烏程程大昌修湖澗記言之詳矣自西迤東以吳澗
爲入蘇之首震澤王子雲舫從雪步來居於此先是嘉

慶八九年間其尊甫醒庵君築樓其澗曰見山其時籬
落稀簡規模近狹久之茨室鱗接樓爲鄰屋垣墉虧蔽
山色轉匿雲舫承前志恐樓不與名稱伐石鳩工經營
三載始拓而大之於舊址後增高若干尺由是前所見
者見前所不見者亦見實道光之十有三年也欄檻軒
爽檐構崇煥以謂是不可無記將識其歲月就余謁文
礪而樹其下余惟生人之學貴能因其基而居室之善
尤宜延其緒斯肯堂肯構之見倣於書也吳淩余舊經
行地顧習熟焉初樓之廣度不過十笏其高稱之湖中
與樓相望者包山互其西莫釐繞其東三山萍浮黛合
遠不越大小雷而止今則不然吾聞東南名巒之著於

古籍者天目實跨有數郡山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茗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說者以酈道元之說證
之謂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山陰谿水入
焉山陰西四十里有二谿蓋所謂茗水也匯雪水自西
而東故太湖南岸之流皆浮玉谿水之所演漾也是則
攬全湖之勝挹萬仞之高千里奔赴若在几席非斯樓
不足以阨其要矣雲舫籍成業凡圖書之富金石之多
琴薦香鑪之美日夕薰染暇則做明蠶之格啟文杏之
窗煙水際天雲帆上下四時變幻莫可端倪名流過從
談藝不已學益粹聞見益博非咸斯樓之助歟吾聞孝
子之爲親度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者

卒莫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也使其視世爲不足居而忘之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達有大小忘有輕重則於斯樓也直吹劍首一映而已其復能爲之加意也哉然則是舉也豈第式觀瞻亦將有以厲風教不徒頌三槐於世澤矣癸巳八月

種蕉盦記

晉唐人學書甚摯洗墨成池瘞筆作冢於織波濃點之際獨無籍於紙素者得二事焉鄭廣文聞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日往取肄書歲久殆徧僧懷素貧無紙可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號所居曰綠天庵是

二者世莫不知也王子雲舫幼喜臨池既壯用力不懈月異而歲不同乃葺所居之室顏曰種蕉盦而屬爲之記或問於余曰以前所言則柿與蕉皆可樹也王子席豐裕何慕於草木之細又必取易敗之物則豈得無一說以處於此以解世之惑乎余應之曰有今夫用智不紛乃凝於神人之取償於世者多則才或不固物之待用於俗者眾則質必加疏子獨不見夫柿乎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所資廣則取貨愈繁必有與吾爭給者而吾之學由是而不專昌黎之論旭以去外慕而樂終身者此也今夫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

八尺廣餘二尺許花如杯不爲人所常食根似芋魁閒入藥而已而紡績之用不甚著不能與苧葛爭價則見棄於俗可知唯於世無用乃藉以爲予筆札之資其於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而後於道大適彼外慕徙業者非旭之心亦非吾雲舫之志也雲舫居湖濱去城市遠而齋又在所居之側花藥紛羅琴書閒靜時步湖上遙山如騰禽魚沙鳥俯仰皆足不特書法日益道上人品之簡適將自此而進四方游道之士有不爭趨而遐企哉或人之意旣釋余亦樂爲之記而附以傳焉

錢氏敬儀堂記

五代吳越世家其表忠世裔之繁散居大江南北者殆不可以千億計自宋迄今科名勲業甲於寰區就吾潯以論亦代有聞人也怡齋司馬與其弟省齋理問以篤厚啟家儉勤不怠子若孫恂恂誦讀世其知其德澤矣茲仲子薌苓別駕復以宗庶出嗣理問勤肯堂構克承先緒因舊居徧陜推友愛之道抱沖約之風於宅旁得地甚閒敞闢而治之去其朽蠹加梓材焉凡若干楹丹雘輪奐不侈不陋經始於道光癸巳至辛丑秋落成前抗通衢後阻流水圖史紛列花竹駢羅爰顏其堂曰敬儀介友人乞爲之記夫燕詒庭誥臚擇以書則不可悉舉容有近於無稽不若就余所聞於簡冊者可以見世

美傳芳後來表式厥有由然且靈芝簪被丹青式煥可
勿重言至若宣惠巖夫之公直學士醇老之淵篤忠肅
處和之正論文惠友魏之通儒檢閱子是之宏偉忠靖
伯同之惠政博士遂初之遺榮愚谿大年之謹行此風
裁之存於宋世者也元世如鄉貢舜舉提舉思復風流
文采亦有可觀洎及前明守先則學諭允一通經則南
塘允如質醇則廣文孟書遺愛則修撰仲益潔志則文
肅習禮辭老則紀善靜能清廉則參政景寅廉介則偃
師孝常輕財則竹深理平內行則工部士宏事師則刑
部洪甫老成則參議君望敏達則善化季和納諫則太
常懋垣此卓行之存於明世者也凡二十餘人其他天

崇以來又不可勝述嘉言懿行洵可儀矣抑又聞之儀者法也則也萬物之程式也禮鄉有三物知仁聖義中
和此儀之徵於德也孝友睦婣任恤此儀之徵於行也
禮樂射御書數此儀之徵於藝也先正能越其範圍哉
誦清芬而詠駿烈與服先疇而食舊德其致一也抑之
詩云敬慎威儀又云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衛武於耄耄
之年勤修自儆故浸昌浸熾延齡滋大今別駕取此以
爲監則其縣基衍緒其奚可量昔子瞻銘三槐而知福
之未艾不以此歟別駕曰是固然也敢不敬承之以答
良規我將鐫諸壁俾後世毋忘諗是歲冬至後

夢好樓記

周公太卜寧三夢而列子六候與經不異三曰思五曰喜其爲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一也里中有沈默之士曰董子鑄范讀書志古不慕榮祿於書靡不窺而猶病其藏家之少閱市之淺顏其所居之樓曰夢好棐几竹榻百城南面以寄其深愛篤嗜之思俾同志者爲之歌詠焉而屬余記之鑑因而告之曰如此者非所謂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邪吾觀世之樂狗馬聲色者非僅儕夫狗馬聲色已也必將有取於韓盧宋雉追風躡影羞花沈魚雖不得亦形諸夢以爲快則子於書亦豈啻塾兔園冊之所能錮又豈七錄四部之所能餽其求則吾將由子之夢以窺子心矣今夫經至賾矣

自宋歐陽氏信齋然日本古文之說而後之託安國孝
經以暨毛漸三墳豐坊魯詩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撥
灰縮粕神游域外必將有遠駕乎皇侃論語義疏七經
孟子攷文之足貴不大快歟史至淆矣自曾鞏劉恕校
祕閣諸史之闕而後之補逸漢書廣搜十八家晉史以
暨重編季漢更修西魏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推幽鑿
險心越恆蹊必將有親獲乎謝承後漢書路振九國志
之完美不大快歟子與集又至紛矣自庾仲容子史鈔
沈約袖中記之書失傳而後之破佛髻掘晉并以暨補
綴北堂書鈔摭拾晏元獻類要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
舉萃集腋察盡豪未必將有徧及乎文思博要韻海鏡

源修文殿御覽之間見側出不大快歎昔鄭人之言夢
一以爲真一以爲假今吾且以子之夢未必假而余昔
之遇未必非夢也曩在琅嬛仙館曾夢見失鹿矣校

文欄閣未收之書得百有數十種中如魏了翁禮記要
義張洽春秋集傳楊仲良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史炤
通鑑釋文蕭吉五行大義王象之輿地紀勝錢渢回谿
史韻楊鉤增補鍾鼎篆韻皆非世所經見爲

皇清五閣所未掌錄心欲鈔其副而苦無力然則余之
校不過一夢而子今之夢又焉知不爲得鄭人之鹿者
邪長水朱氏之撰經義攷也仿開元釋教錄之例分存
闕佚未見四目而近日之溢未見而散出者已不可枚

數又焉知後之不足餽子之夢特恐專心致志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如崔伯深者余且爲鼓掌而笑於其旁矣鑄范名蠡舟烏程人爲余同年雲帆先生子世家舊姓近見其藏書目所得蓋不少矣遂書之以爲記

金山錢氏守山閣藏書記

去金山縣十八里曰秦山山石柔脆道光丁酉官以築海塘議伐石別駕錢雪枝尊甫持論爲無益開則民廬墓千計徒被毀掘命雪枝倍其輸以告當事得已由是閭里相與慶於路乃構宗祠於麓復爲閣以貯藏書顏曰守山蓋自其祖羽章先生來居此垂二百載冀與此相守於無窮也吁美矣夫古今藏書能讀與爲子孫計

者都有藏者不傳而能讀者傳藏而能讀不盡傳而身
爲善者傳自然之理也能讀而傳者二家江右晁氏得
井度憲孟五十篋合舊藏二萬成郡齋讀書志吳興陳
氏因仕莆田傳錄鄭夾漈及方林吳三家五萬餘卷成
直齋書錄是二者以有錄也近則棗竹堂傳是樓澹生
堂千頃堂絳雲樓但有目不過爲夾漈之續惟虞山事
稍著然蹈不韙絳雲之燬殘帙皆歸同族因有述古堂
敏求記人笑其指遺燼給世曰是謝承後漢書故藏書
不可不好善也漢河間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
而留其眞此必先有爲善最樂如東平者此所謂被服
儒術也不然六朝沈隱侯藏卷及十二萬且多祕本張

昶龍山史記注世所未見史言其聞一善輒如萬箭攢心他可知矣宜其爲子孫計短也藏而身爲善者其惟新喻墨莊乎宋工部郎劉式之卒家無餘貲惟圖書數千卷或勸置產陳夫人指以語諸子曰此汝父所謂墨莊也藏此足矣安事隴畝因教五子成名鄉里稱爲五君母爲墨莊夫人載國史及胡安定賢惠錄蓋其所以爲善之實不勝書而其因以得爲善之報歷宋元明如一日至今豔之子孫之官四方者皆節衣縮食必還墨莊之舊在揚則豐國監滁請徐兢吳說各作篆楷書羅鄂州作豐國行錄滁子清之與朱子交作墨莊記在豫章則公是做公非攷尤著元吳草廬承朱子爲後記虞

道園爲墨莊世譜跋楊鐵崖爲墨莊五詠余至豫章得
三劉遺書其故址猶可攷也惟岳武穆言爲駙馬劉景
驥書攷史祇有劉文彥年代不甚合然書無可疑者此
則眞能爲善及子孫矣公孫文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耶
吉陰德夏侯勝知其當及子孫若別駕之克完冢墓宜
食報無窮他行事卽不盡聞固眉山所謂天定而可必
者也夫史記李氏書樓吳氏西齋不應一無好善求如
墨莊之源遠流長則延及數朝筆難綴述我於是獨以
此爲雪枝頌也至於山林之清淑猿鶴之爽塏卷軸之
修整校訂之精審姑置勿論第卽閣中所鈔計亦不下
千卷就提要三千部七萬卷通覈除世間常習不算外

悉付梨棗約有幾誠得如別駕者百人則古書之流傳於世當何如而蒙

九重之賞賚又當何如然則今之爲陽城求集賢院吏以讀書者焉知異日不如皇甫謐何無忌之各給賜書就前事言之亦當不在鮑氏知不足齋二汪氏開萬樓振綺堂諸儒紳之下德旣發揚於外澤足被於後世遠企墨莊近同天一閣有以卜之矣辛丑八月

二田齋記

聞谿計氏曦伯旣以詩鳴於時而又多積書籍以培其基閒好畫以陶鑄其性靈舊藏多沈石田憚南田眞跡因以二田自號并名其所居之齋記之者眾矣庚子秋

介硯農彙諸記丐文以識之余因思沈以高世之資辭榮處默雖當塗者役之不悔世亦熟聞之矣若惲子習知其家遜菴道生緒論嘗周旋於寧都魏叔子昆弟之間丁改革託畫終老兩人蹟不同志無不同也畫雖清微抑其次矣然則曦伯亦弟取其品而已不然近善畫者不勝述山水如石谷花鳥如忘菴豈盡出兩宋畫院非儒者所宜措手客聞之而笑曰甚矣子之迂也夫畫盤礴暢意不拘繩墨興趣所到無適而非妙子獨不見夫古之好畫者歟趙彝齋周公謹固所稱愛畫者也一日同游西湖各囊書畫以相評賞酒酣耳熱彝齋脫帽以酒晞髮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

舟茂樹下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絕曰此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又東坡喜作竹石愛畫甚至其出守錢唐日適晁以道爲宿州教授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挂特高不能及因累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三人亦古所謂好事者夫荆浩董源畫境非孤山一曲所能肖而子瞻至失腳於鍾隱絳雲在霄卷舒自得子乃欲以常情測之耶余旣無以奪其說俯首頷之遂書以爲記至於琴書之潤花竹之繁旣未賸其堂不能懸爲之說姑俟他日可也
秋分後八日

墨谿俞氏皋園記

皋園者同里俞氏雲樓承先志之所築也俞之先自諸
暨三遷至墨谿之北小兜近二百載雍乾中翰飛可堂
兩先生以名諸生用儒學起家與吾張氏有潘楊之睦
憶幼時數至其書種堂迨倦游歸則問渠君與余皆垂
白暇復過從堂之東有樓與先壟近日佳望蒔花竹
以爲娛至則必登樓遠眺相與道桑麻故舊之樂移晷
不倦因述上世曾推舊宅與族遂來此營祖墓今併卜
生壙焉志欲拓此圃慮不貲也已而捐館舍哲嗣雲樓
乃次第修舉旣凜服延余過之仍從東偏取逕過藕花
仙館其北爲舊佳望樓樓前日聽香閣循廊而北轉東
有堂焉南向前俯清池荷藻紛植日誦莪詩廬者誌罔

極也池之西南有亭東向由詩廬而過醉月亭曰承志堂南與山相直以妥栗主迤東而南爲盥廊廊與山卽近山有臺面西曰白雲在望取狄公語啟戶則趨壟甚邇山之北嘉木修列栽花帖石極爲幽迴山有洞二拾級而上有亭翼然曰陟望取詩人岷岫之意也引領東向則前兩世之塋與新阡歷歷在目不過一牛鳴地環植檇欖中老梅二高數丈花時望之如雪蓋承祖父之志而成之者此也嘗讀韓詩外傳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曾子曰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何其言之如一轍也夫曾子孝高聖門而孟子但稱曰養志由是知祭義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養志卽羊棗飲食及請與諸事古人實事求是初無有小大雖此肯堂肯構將立德立功能外是歟至於林泉之勝十百於此者有之可勿深論或曰三世風木昕夕展覲非其賢歟是又不然漢重廬墓至晉不衰及北史爲孝行列傳幾於無墓不廬亦奚足爲雲樓重以余所聞問渠君晚歲尤樂於爲善見窶人稚子靡不得其意以去然則充其志有進於是者在園之名初但以姓曰俞由韓詩之言事與之類謂之皋也亦可遂書以爲記壬寅五月

北湖畫冊記

甲子秋歛汪秀才萊訪江都焦里堂孝廉於半九書塾

因爲北湖之游陶弘景性耽山水非澗谷不居謝康樂
力造幽峻豈絨簪能累濟勝有劉敞之具臥遊作宗炳
之觀固亦有焉若乃尹班綢繆於永夕裴王款曲於幽
棲迅風凌雨而晨禽不謬中林空谷則芳蘭自永攜勝
引以盟心指良辰而旌性友朋之際宏義有歸維時北
風向晨湖水欲落蝸蟻歇樹蜻蛚在堂桐引露而先凋
草經霜而後素客乃挈長鬚之僕券禿尾之驢過北湖
主人之廬而款焉主人於是埽苔壇廠竹屋拭烏几安
麕牀琴緒旣終書味未畢種薑有奴織簾無婢碾喙疇
以開場散標締而扃牖筵有其中之琴案多濠上之帙
張融乃牽船岸上方勺則泊宅邨邊蝸牛十笏之居酸

棗一畝之館紅蓮之稻初春綠蟻之酒既酌副寒瓜以
自療折疏麻以相慰致亦足樂也既而露鳩警宵乾鞋
戒旦松檜不飾主賓載游白茅蕭穆於芳洲冷鷺連拳
於沙渚王摩詰藍田之莊未厭茲游陸魯望松陵之舟
以永此樂於是訪艾陵於水經弔玉鉤於甌帝松林楓
林之宮上雷下霤之岸秋山如眉而笑人荻花將飛而
作雪雖仲御之浮舟季鷹之命駕方斯蔑矣爰乃憩息
金沙虛求龍樹款青羊之宮叩白馬之寺前朝之木干
尋古壁之畫萬里參三十七品樽俎之師祛九十六種
藩籬之固而況弔東郭之墓田望北隴之丙舍殘碑剔
蘇則古藻染衣土窟尋苔則寒花墜帽對白楊之蕭蕭

仰洪流而脈脈卯市散以方歸炊煙生而來止金張未
足擬其芳嵇呂未能喻其樂也夫磁石失度於曲鍼琥
珀忘情於腐芥梟鷲別卯莫能同羣薰蕕殊根豈足一
器品物異區厥有恆性此又仁祖乘流先知彥伯張馮
植綽正值劉惔猶能髣髴也至於組織仁義琢磨道德
商榷均次妙解高卑論九執之會通酌三統之流衍顧
應祥未足通其郵辭鳳祚無以合其軌此又兩家之絕
學非復世人之所窺矣休寧汪榮襄既爲之圖孝廉復
屬其友烏程張鑑記之嘉慶丙寅三月

茗川歸耨圖記

粵在旃蒙赤奮若之歲太僕寺卿煎塘戴先生以年近

七十深鹽苦縣止足之義循誦疏傳不辱之言稽乎典
禮則老而懸車攷之史冊非習爲蜚遜吹笙樓上陶弘
景以藥裹隨身織簾山中沈麟士之著書適志樂餘閒
也遂初服也於是脂輪言歸抽簪告別放盧溝一葉之
舫券博士三紙之驢江東季鷹先莼鱸而心瘁吳中魯
望思杞菊以神棲高風逸軌遐哉渺矣若乃松竹未荒
煙霞無恙少周瑜道南之宅有管寧郡北之廬鱗鱗魚
牀日焉不足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止水無波商陰峻餐
芝之氣介圭不飾穎陽振飲河之談有可述焉爾乃肩
苔逕拂芝廬拓三弓量十笏花號長卿藤名簡子杏實
六出柿兼八稜摘長頸之寒匏采連珠之細菌譜農桑

於汜勝尋種藝於秦餘傲岸泉石咀嚼文義不亦遠歟
而況霽谿作館嬰蘭名堂家種水田戶收秫稻午趁包
荷之飯朝停焙竈之茶魏喬卿則耕耒交營李孟元乃
紡績自給蓋古之賢達事有同於今者先生於是戴夫
須之笠曳常春之裾跨獨角之牛乘兩頭之鹿攜鶴頭
鳴背之鍤挈缺鬣折腳之罌王褒之僮可種薑陳壽之
婢或丸藥或賦藍而遠比臺卿亦沒蒿而尙疑仲蔚雖
託興於老農彌怡情於石隱豈直羅含宅外自有幽蘭
數叢陶潛屋邊兼植垂楊五樹斯先生苕川歸耨圖之
所爲作也若乃少涉詞場長雄文苑顏高之弓六鈞養
由之矢七徹蕭比部則魁梧秉哲顏御史乃慷慨鳴騶

樹東國之人倫屬南臺之風節此又銀管所昭職之柱
史汗青有自羅及口碑清識難尙宏義攸歸至於櫻情
絳纒宅心脂膏迫氣阻於菌松乃神傷於權彝違知命
之訓無自得之樂知者所譏達人弗躋以此例彼要可
覩矣爰承先生之屬而爲之記

繫艇訪碑圖記

金石之學至今時而極盛要其歸不過祖宋歐趙洪三
家之緒踵事而增華爾若青浦王氏則總千古而列之
其失也雜陽湖孫氏則包海澨而舉之其失也疏曩在
武林值蘭泉司寇主講敷文走謁之得識姜怡亭陶鳧
香錢同人諸君皆司寇引以修萃編者其後交同人得

纂修崖略則非一手所成故中有牴牾處莫可掩也已而分纂鹽法志與同年邵子華同局子華係二雲學士子能世其家學爲余言學士在四庫館時曾續修三通禮部檄取天下金石文搨以繼夾紵十略之後其檔案具在當日文苑不能盡讀也因鈔其錄目以歸卽今淵如觀察訪碑錄之藍本余每篋以歷所游之地其罅漏多矣然則後之成書者宜有以自處矣道光庚子楓涇程子蘭川遣介持書幣丐畫繫艇訪碑圖并索爲記王微善病以紆其好古之懷辭不獲命則又起而喟曰如程子者亦庶幾免於二者之弊歟夫訪碑而親履其地則疏於何有且能手摹其文則雜亦無自以入昔明之

季陝有郭嗣伯者著金石史其標致精矣又有盤屋趙子函尤善搜剔著石墨鐫華其訪古游記載親入中南九嶷及城南諸勝皆贏糧束馬披榛芳躡荒僻不憚椎鑿而得之故能駕舟南濠而上卽嗣伯醴泉銘涼國公主碑率引以爲證知其言之不妄也今南方旣與關中殊趣彼便於輪蹶者以陸也若秀州環境無一山則假舟楫必侈或曰用舟楫其視陸宜易乎予曰是又不然西北土燥故碑材不泐昭陵石馬陪葬衣冠鬻布星羅一企卽獲稽趙氏所記不踰月而徧中古刻十得八九如東南列郡土溽民稠破冢神林藏匿甚固非鉤深致遠往往放失難以網羅此則舟楫之爲用實利濟焉

或孤蓬獨往或結艤徐行野廟花邨江城水郭甕槌易
狎紙墨可商露纂雪鈔煙餐波宿過時不害嘗讀王復
齋鍾鼎款識其摹拓洵不失銖黍然不若劉原甫之記
先秦古器并其形象而圖之也洪氏隸續貌漢碣之穿
碑截歸尺幅必具小石如鐙影蘭亭縮入玉枕是故沙
蝕苔斑龜趺螭首靡不肖此又石墨之別例竹素之
新規余畫不足存惜孱老不克襍被都監作浮家汎宅
相從於百城煙水以圖寫其萬一聞稽峻之風不禁神
往又奚疏雜之足虞乎

小滄浪銷夏圖記

白唐人倡何以消煩暑後之相沿襲者至不可枚數其實執柯伐柯非詩不足銷夏也聞谿計子二田因朋友雅集就居近古剎結小滄浪詩社繪圖徵四方文翰冀張其說余方賦蘆涇雜事得識小滄浪之名兩見之於畫大約僧寮幽迴水木清華無甚靈區奧宅足資憑眺雖然有詩焉卽古人無以加矣夫宇宙何地不可銷夏今古何人不宜雅集宋西園以王晉卿豪華李伯時煙墨一時如蘇黃秦米皆魁碩偉人而無詩宜見稱之屈也上而蘭亭有詩矣又得墨皇法書照耀千古然蕭選弗及後人索斑吹垢不知世說言右軍得人以禊序方金谷園集甚爲喜色由是引而金谷季倫之文黃門之

詩其時送大將軍王詡還長安不過三十人後世史家至豔之爲傾國出餞非詩文之極致歟雖有南皮河朔歎觀止矣是則小滄浪於世雖太倉一稊米用以自豪可也且晉卿西園不著其地蘭亭余嘗游焉曲水在僧廬後釋子平其坡鑿石爲渠引流環繞給爲晉人列坐之次令人齒冷若梓澤唐世已耳墟今人於水經注髣髴其一二非詩何以昭一時之勝踐與題襟之情適哉又聞二田不特聚於詩卽收藏甚夥國初孫退谷爲消夏記高澹人爲消夏錄乃不以彼而以此其高出前人遠矣夫滄浪一孺子歌爾夫子取之屈子酈道元遂競相稱引人豈可自限雖滄浪何以小爲待諸君子分韻

之詩出爲文苑添一嘉話跋余望之庚子九月

竹深讀書圖記

爛谿之濱有能讀祖父書者曰俞子桐伯辛丑秋介其師張君容甫以竹深讀書圖求畫與記因思古蔣詡陶潛皆有三逕而篤志好修又若藉求仲羊仲周續之劉遺民爲之助書言當不誣也爰模範山水以肖其靜適之趣翌日復以其先執所作書舍兩記來一卽容甫尊甫鱸江先生一則張解元鐵甫皆舊館其家者也畫不必盡同竹樹榮悴有定也實無定不足虞也畫所不能到師友周旋無定也實有定有可述也余家去爛谿裁卅里然未嘗經其地躋其堂也曩聞谿有周氏好客康

熙初戴耘野寓其家王曉闔鈕玉樵潘稼堂過之酒次
戴舉令以席間物爲問不及者飲因拈蠶豆問鈕名以
形邪名以時邪又指雞卵問王雞先卵乎卵先雞乎對
各治理趣已問潘去年今日是何物潘系力田弟曉闔
高足應曰己酉廿一日乃醋也相與大笑然則師固賢
得民直諒多聞非友助與俞之先能稟曉闔遺書鄉閭
必熟矣今容甫不爲記俾不佞繼之余滋媿焉雖然異
日者儻從諸友詣容甫謾聞謾言得附他山未可知也
桐伯歸坐水石間展烏皮几拓蠶殼窗鸞尾交前空翠
欲滴出此圖誦前後記或憬然悟迺然思古人不難到
則余言當亦不誣也

秋宵跨鶴圖記

前身之說記載多矣唯春渚紀聞東坡與山谷見清老
清謂山谷前身是一女子自後親刻石書其事因記晉
興寧中羣仙降金壇楊羲家如青娥萼綠華何不問一
人淪謫明人指眞誥卽今扶鸞是說也嘗信而疑之吾
邑蔡氏從德清分派者雙林其著也公子康伯年少秀
眉豐頰朗朗如玉山照人一日游棲靈之館恍與仙遇
仙曰子前身蕊珠宮一香案史也頗憶之否康伯愕然
自是當長松白石皓月清風輒思控胎禽作冲舉想壬
寅秋以事寓潯借余友王濬霞過冬青館述其事余曰
遠者不必徵無已就君家言之昔至東華見生甫閣學

頽然老嫗也前身爲同里某姥其舊居門闥梯枕皆可辨索夜則服職冥府或言其初入官諸同年會一廣坐有相狎且相謗者歸謂人曰某墓碣他日尙須某作何爭爲已而果然後余館吳門閣學過吳輒謁其同年今相國播公相國退告余生甫來必問子余因欲以身世詢之然不果也此非君家已事歟翌日介澹霞以圖來索丈夫以康伯之才山谷生甫不敢意擬憶唐曹堯寶句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欲不爲心醉不可得矣如曰汝姑妄言吾姑妄聽則亦不必強同也遂書爲記以詒之

澤存樓藏書後記

余作秀水許氏藏書記踰十年曦伯奉其母沈太孺人諱郵行略及所賻誌銘石刻來乞文固辭不獲命伏讀再四按略惟訓以屏浮華慎交游購書籍延師儒爲督課諸孫計則固有與吾前墨莊之言相印合焉夫今之操彤瑄以紀內則者不過曰治家能相夫子操內政能逮下卽失所天繼述前人輔幼弱能不忘事以紓其積如是止爾有進於是者未之聞也今曦伯自十餘齡失怙家事一稟承於太孺人而太孺人持躬處物其操作則有若鮑母桓之勤也其資生則有若陶母湛之能也其秉正則有若蘇母程之清也卽知諠折襲亦不過如古所稱豈更能度越前載而爲庸中之佼佼鐵中之錚

錚者吾蓋自茲而益憬然於其庭誥矣今夫賢淑之資
仁智之術世或不乏唯狃於米鹽凌雜則雖傾筐倒篋
以濟鄉黨之窮截髮剝薦以佐井臼之缺人爭頽之至
於慈被後昆澤昭來裔不必明有所不逮而局於耳目
所濡則亦就耳目所習而已此不可以古誼繩之也太
孺人則異是自余前十年所記閱時既久其部裘之精
且富宜過於舊茲且不論嘗稽古昔姆教有能以詩書
勸子孫者如云自吾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
汝等各宜修勤不替未爲不篤也然未有如新喻磨勘
司劉式之妻陳之節衣縮食俾治墨莊以流徽千載者
也墨莊之傳予嘗作攷以詳其事今撮大略於此式之

沒家無餘貲有書數千卷或勸罄所蓄置產爲久遠計
陳指書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勤此足矣安
事隴畝爲諸子習學一有所怠卽不食由是五子皆樹
立爲卿監郎官羅鄂州爲作行錄而胡安定誌其賢惠
余故每爲人作藏書記未嘗不斷斷其家世而於此輒
深致意也迨後朱子與其裔澄交又作後記一時如吳
草廬虞道園楊廉夫相續操觚斯亦榮矣然則過此以
往必謂能以遺經教授生徒而後足光前烈詒後嗣宇
宙寧復有偶卽以此數萬卷俾子若孫爲忠爲孝古今
入聖賢之域有不自經籍始哉且余六十歲以前游蹟
徧東南而託足之區高明之家率多網羅放失汗牛充

棟固無足異卽往來羈旅一二朋舊備經講學多有若斯者迨其後風鐙石火撇焉灰燼其故何也必先有不能爲之主持定識定力如計氏於是益欽太孺人之坦坦施施排擯眾論直超出尋常萬萬斯克成此偉觀今於其終也尤願曦伯懋益加懋以緜厥緒故不敢蹈常襲故徒侈聞門之談而獨以藏書爲遠到且諸孫六人蜚聲庠序者已見其二自此聯步以升爲劉氏不遠矣用竊附朱子諸賢之末爲後記以補前文所未備云爾

徐侯齋先生畫像記

道光乙巳冬吳郡諸君子修澗上祠堂吾友王硯農與斯役歸過余言近訪得先生舊象將刻而陷諸壁願爲

之記因念祠創自潘氏徐山民趙靜菴重修皆有授受淵源今硯農於趙爲舅氏而潘徐亦世交是則諸君子奔走恐後直皆先生異世之交友也天下之遠道五君父外友居其一先生清操亮節追逢辭而侶夷齊嗚嗚乎尙矣唯先生友後世者無窮而生前之友或未盡知也茲配食祠中者一吳佩遠爲文靖女夫出奇計脫徐閣公於海上一戴南枝則戴山弟子賣分書營馬鬣封於青芝全謝山嘗言之不知不僅此也尊而師門則葉聖野朱節孝鄭桐庵而方外退翁輩不與焉親而交游則鄭三山葛瑞五楊震伯張蒼眉萬年少姜如須張大圓李灌谿而

昭代潛庵輩不與焉皆見余史補悉數之不能終也夫
下交者道廣如此則上交者友天下爲未足而尙論古
人諸君子之自待亦不薄矣彘言論於硯山與仰音嘽
於澗上無二致也東坡有言有形之物尤不可長金石
之堅俄而變壞則茲刻將祠賴象歟抑象託祠歟皆不
可知亦聽後之在朝在野者相與其式瞻之而已矣丙
午二月

楓谿程君耐公墓記

楓谿擁巖程君卒十載季子文榮將於道光二十七年
十一月壬辰合祔其考妣於嘉興縣之南城浜祖塋遵
治命也且以存日嘗詔之曰祖塋地隘吾兩妾不克容

無祔可也誌之勿敢失文榮治金石學有年有所得將刊其所撰帖攷帖釋伏念佩過庭之訓旣不獲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萬一日月不居失今不言則罪戾滋大當審其所自俾昭示來裔屬有疾介友王硯農持行略來謁文時乙巳冬也今年三月復遣使至請益堅重違其志按略君諱廷獻字書城擁巖其號也父仁齋贈公潛德不曜上世自周宣王時伯休甫以諸侯入爲司馬遂氏以邑昔宋司馬溫公自謂與程同宗有以也世居長安迨東晉新安太守名元譚者徙黃墩是爲南遷始祖五世至化修始由休寧方谿里遷嘉善楓涇鎮爲今籍君弱不好弄見者目爲偉器以贈公春秋高不能終舉

業亦不喜詞章以樸學輯古佚書帝王世紀三輔決錄
凡十餘種舊居瓶麓藏書甚富得舊鈔北堂書鈔與明
世所行海虞陳氏校補者大異復感發輯子部六書較
蒼頡字林搜羅尤備視近孫任兩家不啻有積薪之歎
焉性純篤以孝友聞頗尙節概六親以事告者必盡委
曲任勞怨無所辭道光十五年正月辛丑以疾卒享年
六十有六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加二級配王宜人筵賀
孺人方安人子五長文柏邑庠生山嗣次文杞嘉慶己
卯舉人次文樂次文棟布政司理問今文樂文棟亦卒
季卽文榮候選府通判余曰君達於禮者也高曾祖兩
世葬事皆一身獨任之復以兩從曾祖叔祖妣祔則追

遠之道講之素矣妾不合葬小戴以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同例故雜記妾附於妾祖姑無則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申之曰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今墓大夫族葬不可攷大小宗法失則昭穆亦非古妾祔以昭穆古禮有明證則別葬何疑君又嘗築丙舍合族人以祀其春秋故處身井井如此吁遠矣茲特記其可書者而文榮之學所自來亦可見矣丙午三月

冬青館乙集卷四